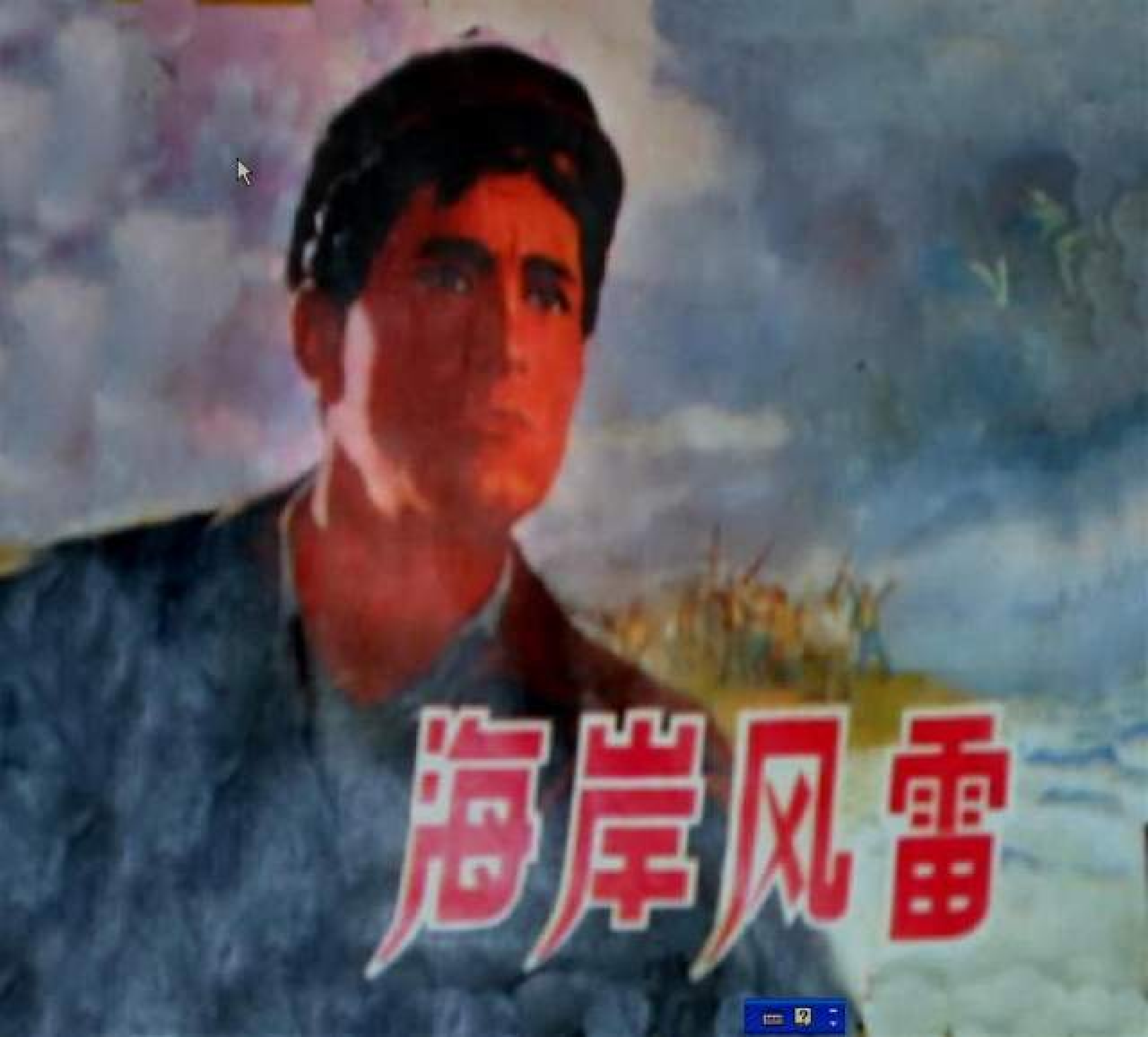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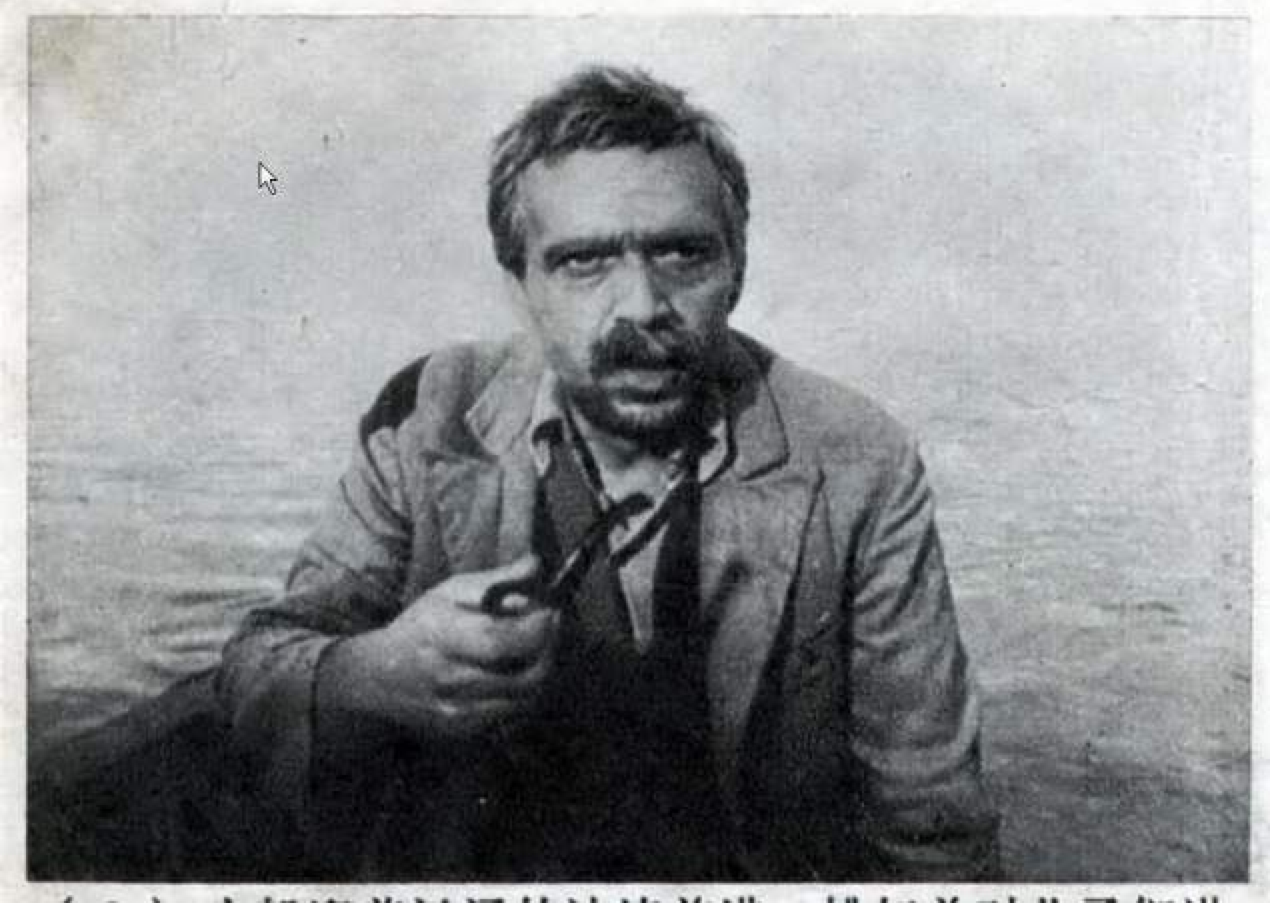

海岸风雷

【内容提要】 阿尔巴尼亚解放战争时期，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，奋起抗击法西斯侵略者。老渔民姚奴兹·布鲁格热爱祖国，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游击队。但大儿子赛力姆却好逸恶劳，在坏人利诱下参加了法西斯特务组织，并且出卖一位在他家养伤的共产党员。当警察来搜捕时，姚奴兹的三儿子彼特里化装成那个受伤的共产党员，挺身而出，甘愿代替自己的同志去牺牲。最后，在阿尔巴尼亚英雄儿女的不断打击下，意大利法西斯入侵者遭到彻底失败，赛力姆这个叛徒，也落了个可耻的下场。



（1）1944年，意大利法西斯侵占了阿尔巴尼亚。黑云紧压在亚得里亚海上空，闪电把沉重的云块劈成碎片。在这恶风险浪中，老渔民姚奴兹·布鲁格和他的两个儿子彼特里、维希普，划着小船在海上捕鱼。



（2）小船迎着汹涌的波涛前进，姚奴兹对儿子们讲着一个故事：一百年前，有个看守监狱的老人，为了阿尔巴尼亚的自由、独立，宁愿牺牲自己，代替一个被敌人判处死刑的革命者英勇就义……



（3）姚奴兹猛吸一口烟，说："刽子手一斧子砍下去，突然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都被吓得两眼发直——砍下的那个鬓发花白的人头，象活着一样地在微笑。"兄弟俩听到这里，钦佩地称赞："是个英雄，真了不起！"



（4）风浪猛烈地扑打着小船，小船一会漂在浪尖上，一会掉进浪窝里，父子三人艰难地和风浪搏斗着。小弟弟维希普嘟哝着说："要是迪尼也在，这多好啊！"



（５）姚奴兹的二儿子迪尼是个共产党员，他领导着一支地下游击队，英勇地打击敌人。最近，山里游击队要他们到敌人那里去搞一台印刷机，迪尼来到一个以卖杂货为掩护的联络点，去检查任务完成的情况。



（6）在杂货铺门前，迪尼向四周扫了一眼，装着买东西的样子，小声对联络员甘茨说："大家都来了吗？"甘茨点点头："来了。"迪尼推门进去，马里克、乔治都已到了。



（7） 迪尼严肃地指出："你们找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地点来碰头是不够妥当的，我们要保持警惕。"甘茨接口说："刚才我还说呐，无论如何要换个地方，可是他们不同意，还笑话我，说我是兔子胆。"



（8） 迪尼问乔治："搞印刷机的事情进行得怎样了？"乔治眨了眨眼睛回答说："一切顺利，印刷厂和印刷车间的钥匙，同志们已经弄到手，交给我了。"



（9）迪尼听了同志们汇报的情况，决定在明天晚上采取行动。最后说："为了保证我们的行动取得胜利，每个细节都得仔细进行讨论。不过……得换一个安全的地点。大家同意吗？"同志们都表赞同。



（10）这天晚上，姚奴兹一家人正围着吃饭，大儿子赛力姆喝得醉醺醺地回来。赛力姆和迪尼走着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，他好逸恶劳，整天和罗马咖啡馆老板勃鲁诺、警察中尉乔瓦尼鬼混在一起，沾染了一身流氓习气。



（11）妈妈招呼赛力姆吃饭，赛力姆伸长脖子朝锅里看了看，懒洋洋地往床上一躺，自言自语道："我一看见这些臭咸鱼就腻透了。打鱼这个倒霉的行当，哼！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。"



（12）姚奴兹一听这话，象被针扎了一下，蹦起来说："你嫌你爸爸这个行当，嗯，那你去找个好行当吧，我的少爷，你不要靠别人来养活你！"



（13）赛力姆被姚奴兹骂了一顿，心里很恼火。他踱到窗前，两眼望着漆黑的窗外，心里想："哼！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窝。"



（14）第二天，给医生当过助手的彼特里应约去给日尼倍大娘打针。在她家院子里，大娘的女儿施帕莉莎迎住他说："彼特里，我妈等你好久了。"彼特里问她注射器有没有煮过？施帕莉莎笑道："煮过了，大夫先生。"



（15） 彼特里正要去给大娘打针， 施帕莉莎发觉他的药包鼓鼓囊囊的，亲切地问里面装些什么？ 彼特里说："这是给游击队的药品。你把包腾出来，要是你这儿有传单，就放点进去。"



（16） 施帕莉莎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她觉得彼特里这样做太大意了，便认真地对他说："以后你可不能这样大大咧咧啦！"彼特里调皮地说："我早料到你要训我的。"



（17）彼特里给大娘打完针，施帕莉莎把装有传单的药包交给他，小声说："别忘了我提醒过你的话。"彼特里点点头。接着，两人轻声呼着"消灭法西斯""自由属于人民"的口号，互相道别。



（18）没走多远，彼特里迎面碰上了迪尼。迪尼搂着兄弟的肩膀说:“碰到你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帮忙去把沙卓大叔的大车借来，晚上拉到小山那儿。”彼特里连连点头。分手的时候，迪尼又叮嘱他注意别让人知道。



（19）彼特里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巷，一边走，一边机警地回过头，看看有没有行人。他瞅个空隙，把传单塞到人家的大门下面。



（20）发完传单，彼特里来到沙卓大叔家。沙卓在监狱当伙夫，他是姚奴兹的老朋友，这天正在家里和姚奴兹聊天，听到彼特里要借大车，就一口答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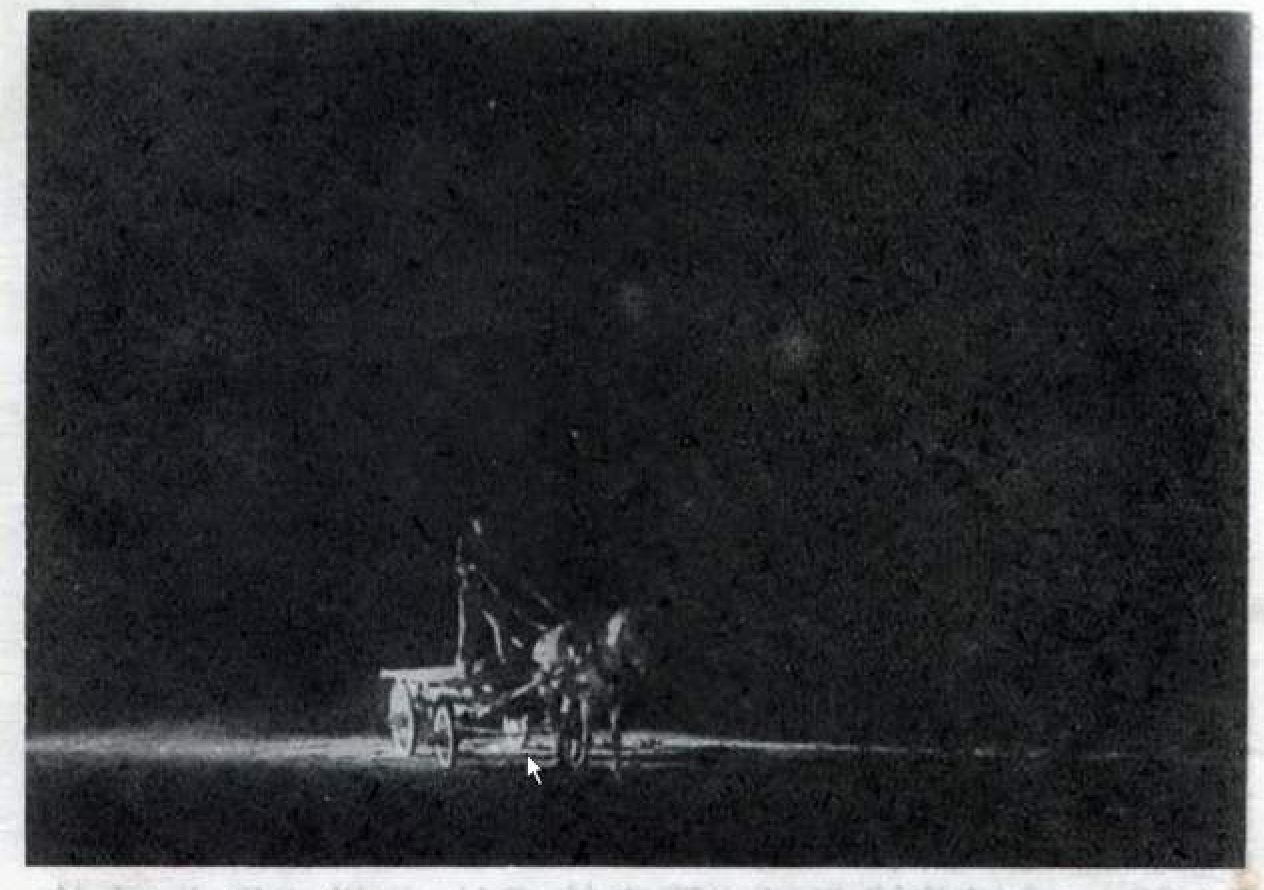
（21）彼特里牵着马，把大车拉到门外，临走的时候，顺手把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张传单塞给沙卓大叔，并说是在门口捡到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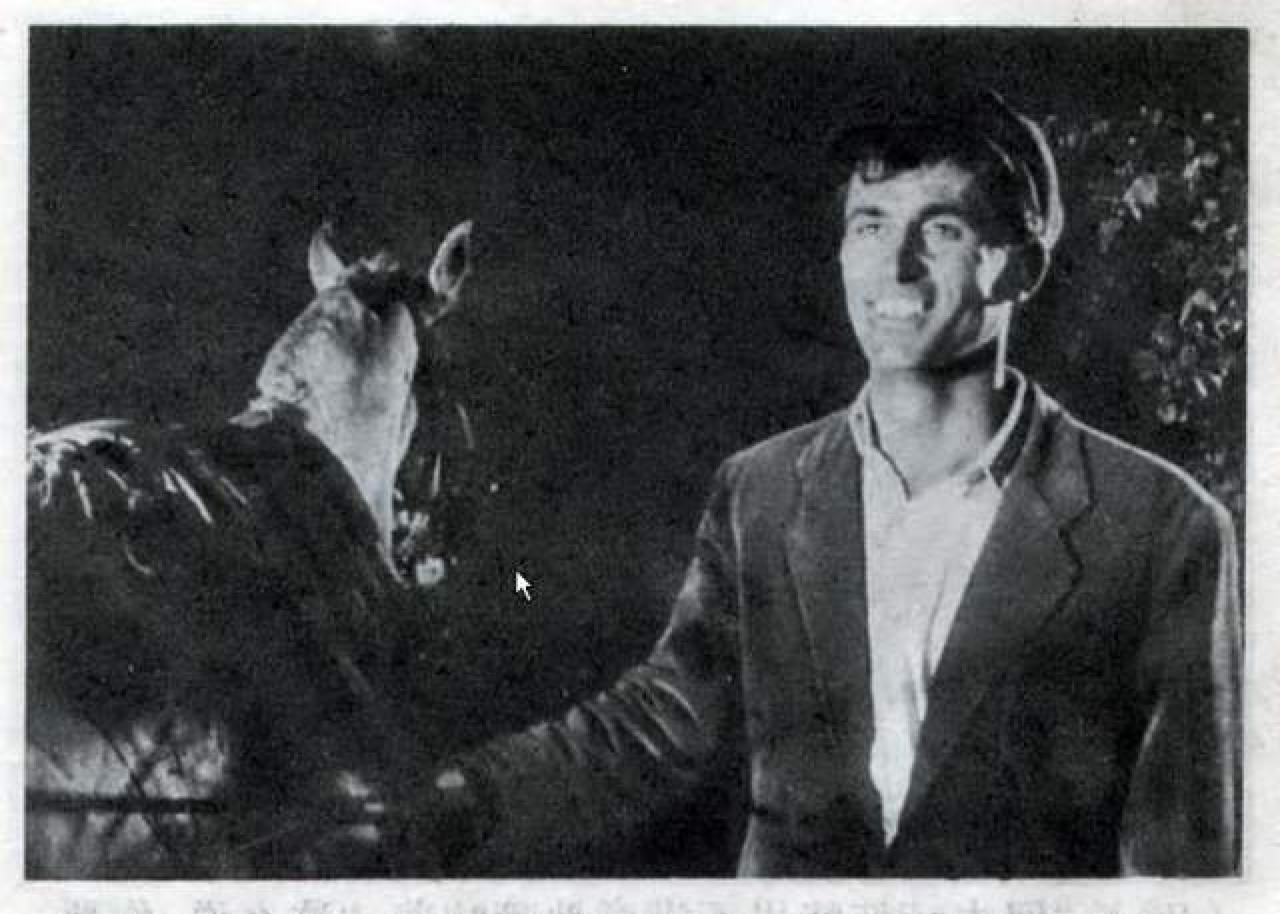
（22）沙卓大叔看不清纸上写些什么，递给姚奴兹说：“这也许是张电费单子吧？”姚奴兹接过一看，吃惊地说：“什么电费单子？老弟，这是传单！”



(23) 姚奴兹接着问:“哪来的?”沙卓说:“你儿子给的。”姚奴兹沉思着说:“彼特里……可他还是个孩子呢!”沙卓再也抑止不住激动的感情:“哎,今天大家都在进行斗争,我的船长,大人、孩子都起来了!”



（24）当天晚上，天黑咕噜咚的，微风吹拂着海面，海浪有节奏地拍击着沙滩。彼特里小心翼翼地摸黑赶着大车，来到指定的小山旁边。



（25）迪尼早已守候在小山那儿，等彼特里把车停住，他接过缰绳跳上大车，并亲切地叫彼特里回去。



（26）“回去？”彼特里不满意地嘀咕着，“这么说，你要我做的就是这点儿事？至少我也可以放放哨嘛！”可是迪尼坚持要他回去，他失望地目送大车载着迪尼，隐没在黑暗里。



（27）迪尼把大车赶进印刷厂附近的小巷。这时，施帕莉莎、马里克和甘茨等人从隐蔽的地方陆续闪出，悄悄地跟着大车向印刷厂走去。



（28）敌人的印刷厂就在一条大街上。黑暗中，几个荷枪实弹的意大利法西斯警察，在工厂周围巡逻。皮靴沉重地敲着地面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。迪尼他们隐蔽在墙角的暗影里，监视着警察的动向。



（29） 等警察走远，迪尼轻轻翻上墙头，敲掉刺手的三角玻璃，随后就象山猫那样敏捷地跳了下去。



（30）马里克、甘茨随着迪尼进了工厂，他们看到一个值班的警察趴在桌上打瞌睡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就轻轻地从他旁边溜了过去。迪尼带头上了二楼。



（31）几个意大利军官，正在值班室酗酒打牌。突然，电灯不亮了。



（32）没等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，迪尼已冲到他们面前，低沉而严厉地命令："举起手来!"马里克、甘茨上去缴了他们的枪，并把他们捆在椅子上。



（33）那个打瞌睡的警察醒过来，看到四周一片漆黑，急忙提了马灯出来查看情况。迪尼等他一靠近，抡起枪柄在他的后脑勺上猛敲一下，警察还来不及吱声，就倒在地上。



（34）接着，迪尼迅速打开工厂大门，让施帕莉莎拉着大车进来。大家机灵地把拆散的印刷器材搬到车上。



（35）正在这时，大街上又响起了警察巡逻的脚步声。片刻，这脚步声突然在大门外停住了。迪尼紧握手枪，隐蔽在大门内侧，从门缝里看出去，三个警察正聚在一块抽烟。



（36）过了好一会，警察继续向前巡逻。等警察的脚步声一消失，迪尼立刻打开工厂大门，驾着满载机件的大车，向街上驶去。



（37）大车刚驶出不远，迎面碰上另一队巡逻警察。马里克一看情势不妙，猛抽几鞭，大车向前一冲，紧接着向右一拐，驶进了小巷。



（38）警察开枪了，子弹在迪尼他们头上呼啸。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，在大车拐向另一条小巷时，迪尼一个箭步跳下车来，隐蔽在一堵断墙背后射击，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抬头。然后，迪尼趁机翻墙跑了。



（39）敌人的印刷厂被游击队袭击以后，警察局长对他的爪牙乔瓦尼中尉和密探勃鲁诺大发雷霆。待警察局长火气稍减，勃鲁诺低声下气地报告："局长先生，有那么个人，我保证他能替我们搞出一批共产党……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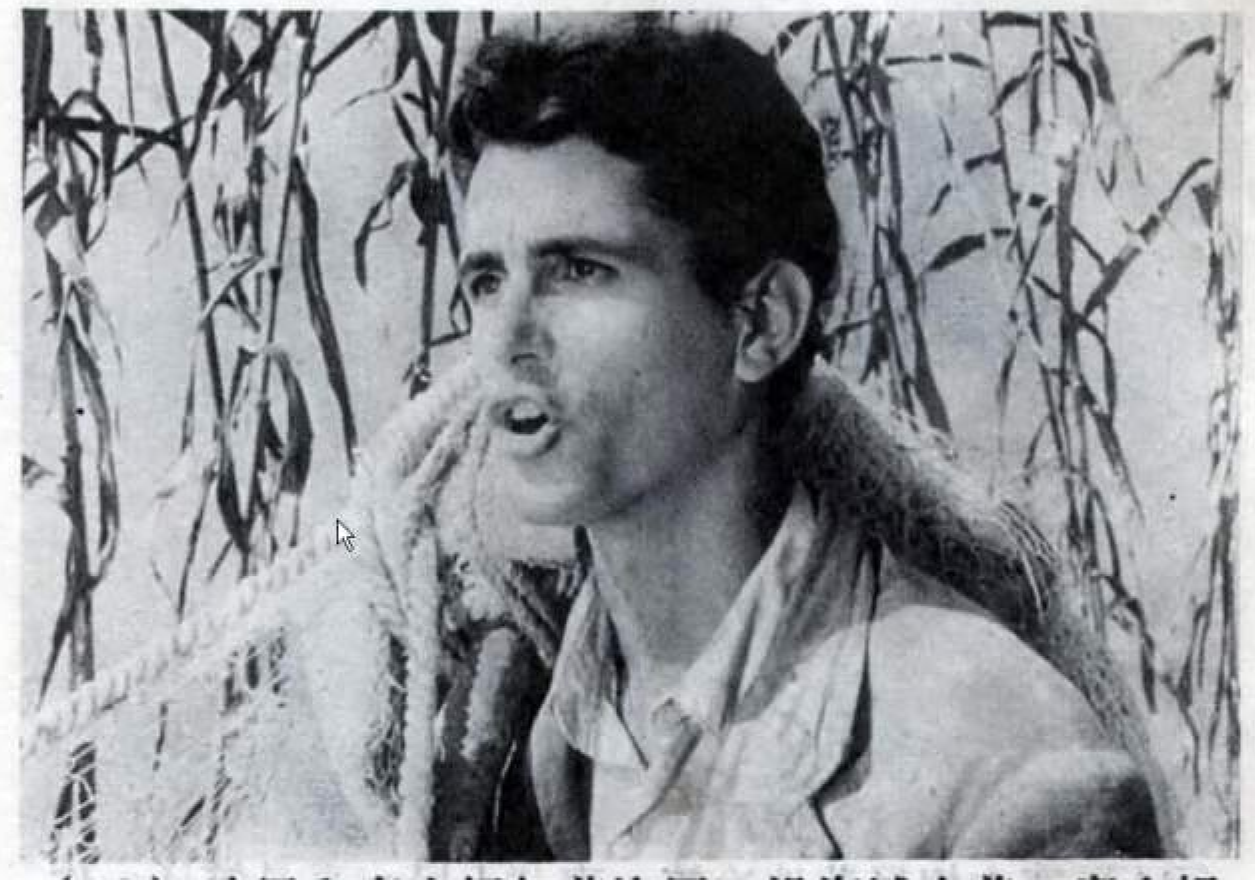
（40）“真的？”警察局长喜形于色，感兴趣地追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勃鲁诺凑近局长的耳边：“他叫——赛力姆。”



（41）迪尼把印刷机藏好后，天已经大亮。他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里。赛力姆一见他就咋呼起来："夜猫子可回窝了！"他瞟了父亲一眼，说："迪尼，你再干这些荒唐事，总有一天连护着你的人也跟着你倒霉！"



（42）赛力姆话音刚落，姚奴兹气得跳了起来："我去打鱼，你们把渔网准备好。"说完就走进屋里。



（43）迪尼和赛力姆扛着渔网，沿海滩走着。赛力姆闪动着狡黠的眼睛问："昨晚你干了些什么，是不是想搞垮法西斯啊！"迪尼努力克制着自己，说："你够了吧！为什么你总是把自己放在和全体人民相反这一边？"



（44）赛力姆轻蔑地冷笑一声："人民？真是笑话，你们这伙人凑在一起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还想去打意大利人呐！"迪尼义正词严地告诫他："你该记住，人民都起来斗争了，该是你改变这种糜烂生活的时候了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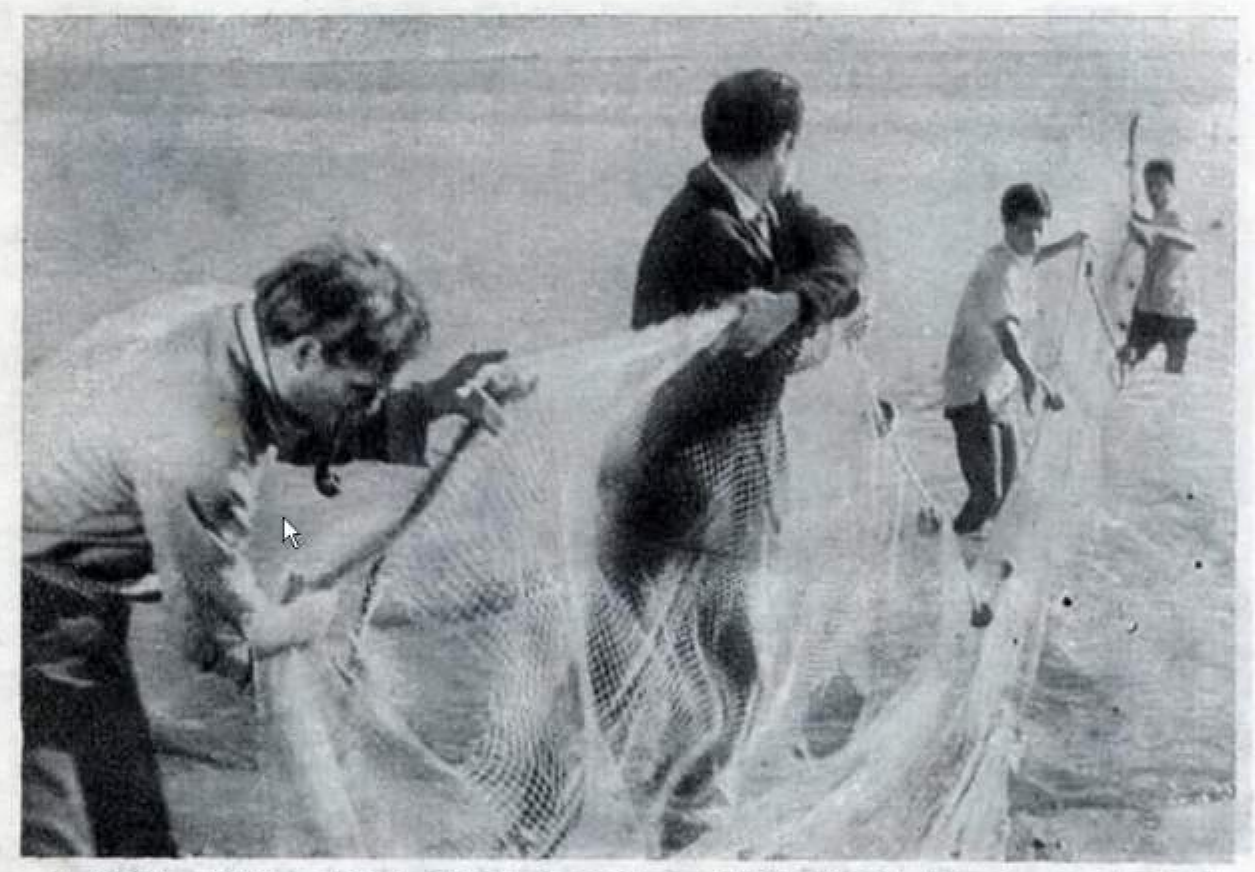
（45） 赛力姆一听咆哮起来："你别来教训我，共产主义、法西斯我都不要，我要我的利益！"迪尼仍从容不迫地对他说："我希望你能和我们走在一条道上！"赛力姆把渔网一摔："我不愿意！别来这一套，你走开！"



（46）兄弟俩的争论，姚奴兹听得一清二楚。他转身走到两人中间，对赛力姆说："你就爱吃喝玩乐，要的是另外一套，可是对阿尔巴尼亚祖国，你根本就不关心！"



（47）“你可以不爱我，可以不爱你那个为你吃尽苦头的妈妈……可你要爱阿尔巴尼亚，要爱祖国，如果你要想正正当当的活着，”姚奴兹说到这儿，朝迪尼看了一眼，把拳头一紧：“就应该这样做。”



（48）说完，老人家头也不回，顾自捕鱼去了。迪尼还想叫赛力姆一道去打鱼，赛力姆怒冲冲地转身就走。迪尼只得扛着渔网跨进齐腰深的海水里，彼特里、维希普在后面紧紧拉着渔网，动手捕鱼。



（49）赛力姆给父亲厉言痛骂一顿以后，闷闷不乐地去找勃鲁诺，可是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。他懊丧地走进一家小酒吧间，买了一瓶酒，“咕噜咕噜”几口就喝光了。



（50） 他望着别人大吃大喝，不觉摸摸口袋，里边分文全无。正巧有个水手来买酒，无意间掉了一张钞票。赛力姆两眼盯住地上的钞票，心里十分紧张。



（51） 他几次想用脚把钱钩过来，可是钩不着。正当他弯下腰用手去捡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脚踩住了他的手，同时听到冷冷的笑声："嘿，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！"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勃鲁诺。



（52）勃鲁诺要了两份酒菜，领赛力姆走进一个堆满杂货的小房间。他给赛力姆倒了一杯酒，假惺惺地说："祝你工作有很大成就！干杯！"赛力姆莫名其妙："什么工作？"勃鲁诺说："邮政局的邮差，每月二十个金币。"



（53）赛力姆愣住了，用探询的目光扫了一下勃鲁诺："哪有这么大工钱的邮差？"勃鲁诺神秘地回答："在邮政局的会计那儿你每月领五个，其余的……我给你。"说罢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。



（54）赛力姆知道勃鲁诺要他干什么，霍地站起来："除了工钱，我每替你们效劳一次，就得拿一次报酬。这可是冒险的生意。"勃鲁诺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字据："你签字吧！我的老弟，可今后你得单独和我联系。"



（55）地下游击队的同志们，正在印制传单，号召人民起来同敌人斗争。这天印完传单，乔治要马里克在送传单给迪尼时，问问有没有把开支部会议的日期、地点通知区代表。



（56）马里克来到迪尼家里。赛力姆正在刮胡子，从镜子里看到马里克在跟他妈妈谈话，并听马里克说有东西要交给迪尼。妈妈说迪尼不在家，要他把东西留下，马里克摇摇头："不，我还有话跟他讲。"说完就走了。



（57）赛力姆急忙从屋里追出来，象饿狼一样在背后暗暗盯住马里克。



（58）他跟着马里克走进一条小巷，躲在墙角旁边紧盯着。见马里克已经进门，立即把烟头掐在墙上，看清门牌号码，转身就走。



（59）赛力姆气喘吁吁地跑到罗马咖啡馆，凑在勃鲁诺耳边讲了几句，勃鲁诺眉开眼笑地给警察局挂了个电话:“局长先生，报告你……有个重要的情报……”



（60）施帕莉莎收下马里克送来的传单，刚把他送走，突然，一阵激烈的敲门声使她警觉起来。她估计可能是警察来了，一想传单还没藏好，便一阵风似地跑到后屋去藏传单。



（61）施帕莉莎刚藏好传单，门“砰”的一声被砸开了，几个警察象恶狼一样冲了进来，乔瓦尼中尉凶狠地追问日尼倍大娘为什么不开门。大娘说：“我在生病。我是从床上硬撑起来的。”



（62）施帕莉莎镇静地走出来扶住妈妈。乔瓦尼立即命令警察："看住这个姑娘，别让她跑了！给我里里外外搜！要全都翻个个儿！"



（63）一个警察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拚命想搜出些什么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



（64）屋后，另一个警察搜了好半天，就差没把那堵围墙推倒。他从屋檐下的砖缝里搜到了传单。



（65）乔瓦尼中尉得意洋洋地眯着眼睛对施帕莉莎说："小姐，我劝你别再装模作样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你确凿的罪证。带走！"两个警察把施帕莉莎抓走了。



（66）在警察局里，敌人对施帕莉莎毒刑拷打，但她坚贞不屈。警察局长捶胸顿足地对她大吼，"你得明白，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可没那么多的时间，你说，传单在哪儿印的？你们的支部有哪些人？领导是谁？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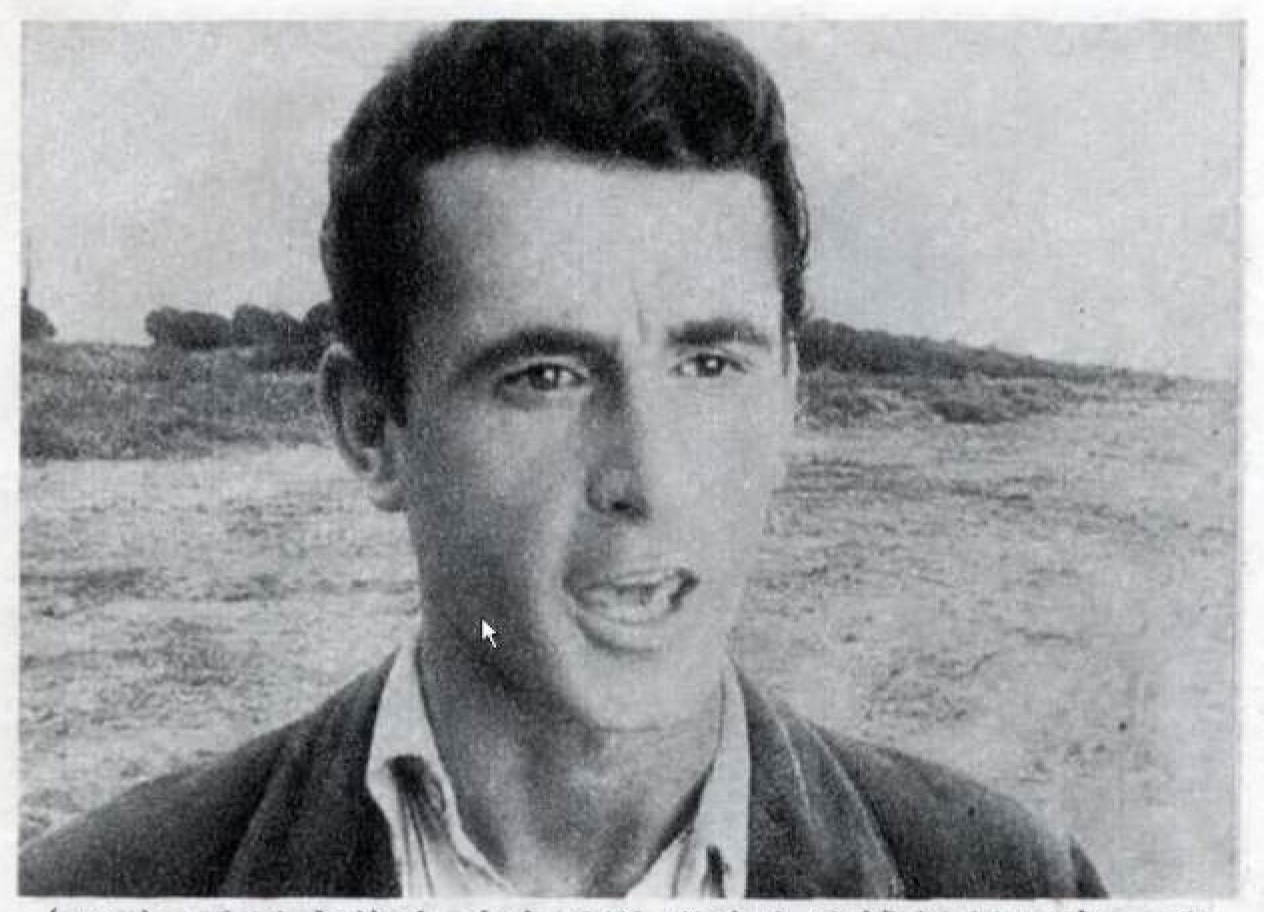
（67）施帕莉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她那两道仇恨的目光象利剑一样刺向敌人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警察局长惊讶不已：“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共产党员的决心能支持多久！”他命令再次毒打施帕莉莎。



（68）在施帕莉莎被捕的第二天，马里克焦急地来到姚奴兹家找迪尼。他俩走到海滩上，马里克告诉迪尼，今天一大早法西斯突然闯到他家里，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。



（69） 情势非常严重，耽误每一秒钟，都可能给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 迪尼果断地决定："迅速通知乔治他们把印刷器材转移，同志们尽量隐蔽起来，我们要抢在敌人行动的前面。"



（70）马里克临走对迪尼说："敌人追捕得很厉害，我看今天晚上的会议应该取消。"迪尼注视着风云突变的海面，沉静地说："正相反，在目前形势下，这会更有必要开，不过地点该换一下，我想办法马上通知大伙。"




（71）当天上午，迪尼的小弟弟维希普执行通知开会的任务。他来到买杂货的小木屋跟前，看看四周无人，便把会议通知从门缝下面塞进去。



（72）特务勃鲁诺和赛力姆在对面的商店里进行监视。等维希普一走，两人迅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钥匙，开门进去。



（73）他们拿到了会议通知，得到“今晚九时在教堂开会”的情报后，勃鲁诺阴险地说：“咱们快走，别留下任何痕迹。”



（74）晚上，迪尼在家里刚吃完晚饭，赛力姆喝得醉醺醺地闯了进来。他见迪尼穿上外衣准备外出，便瞪着布满血丝的醉眼问：“迪……迪尼，这么晚……去……去哪儿？”迪尼警惕地称有事出去一会儿，就回来。



（75）赛力姆得意地狂笑了一阵，摇摇晃晃走到迪尼面前说："别……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……你是……去教……教堂……""什么?"迪尼暗吃一惊，发觉开会消息已经走漏，便冲出门去。



（76）赛力姆一看迪尼跑了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酒也醒了大半。他象发疯似地追上了迪尼，嗥叫着说："站住！你想去教堂通知他们，你放明白一点，那些人别想跑得了！"



（77）“无耻！”迪尼抡起一拳，把赛力姆打倒在水塘里，飞步向教堂奔去。



（78）天黑得象锅底一样，教堂四周似乎显得更加寂静，只有蟋蟀在不停地鸣叫。许多警察在乔瓦尼中尉带领下，早已埋伏在教堂四周，等待迪尼他们来开会。



（79）马里克第一个来到教堂，他从板缝里突然看到墙上晃动着许多端枪的人影，判定情况有变化，一翻身便攀上屋顶，想给同志们发出紧急信号。



（80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迪尼已赶到教堂附近，他见乔治、甘茨正在走向教堂，为了使同志们不落入敌人的魔爪，就“砰！砰！”朝天鸣枪，向同志们发出危险信号。



（81）甘茨和乔治听到枪声，转身就跑。这时，马里克在房顶上一连射倒几个警察后，跳下来奔出教堂。警察在后面紧追不放。



（82）马里克边跑边向后面的警察开枪，几个警察又倒了下去。这时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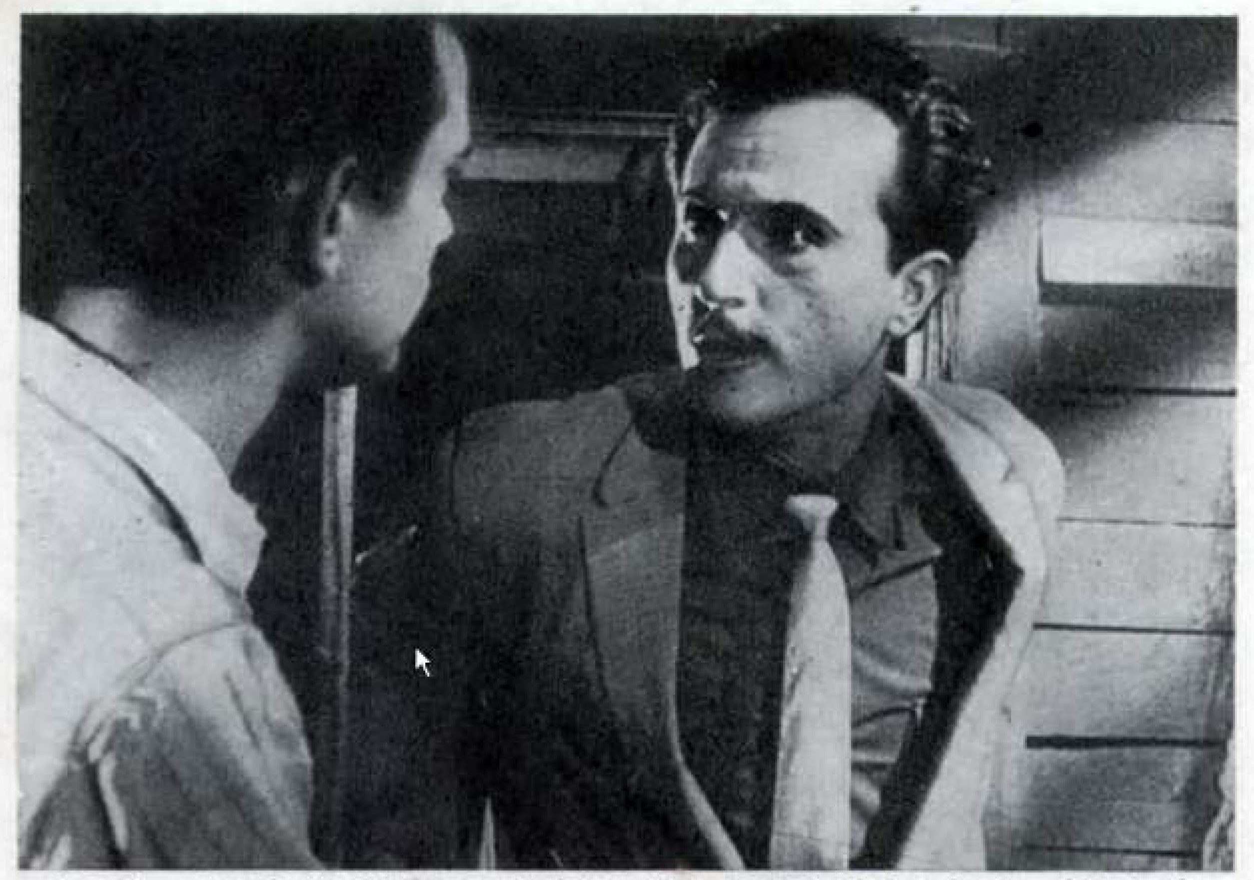
（83） 迪尼看到马里克受伤，拼命向敌人射击，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，掩护马里克撤退；紧接着，又扔出两颗手雷，只听“轰轰”两声，炸得警察哇哇直叫。乘敌人惊魂未定，他左拐右弯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

（84）马里克忍住刀剐般的伤痛，挣扎着跑到迪尼家门口，他举起无力的手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。姚奴兹听到声音，把门一开，精疲力竭的马里克就瘫软地昏倒在他怀里。



（85）姚奴兹急忙把马里克背进屋子，叫彼特里进行抢救。



（86）维希普遵照父亲的叮嘱，赶忙关紧窗户，拉上窗帘。这时候，赛力姆气喘吁吁地闯进门来，劈头就问："迪尼来过吗？"维希普想阻挡赛力姆，赛力姆从他焦急的眼神中看出家里出了什么事，就推开他朝里屋冲去。



（87）推开门一看，一切都明白了：马里克躺在床上，喘着粗气，一边舔着干裂的嘴唇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警察！……迪尼……别到那儿去……”



（88）赛力姆心想：应该立即去报告。他返身要走，维希普问他去哪儿？他嘶哑地说："你别管！"就夺门而出。



（89）维希普把赛力姆来过的情况对爸爸讲了。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立即把马里克隐藏起来。



（90）正在这时，乔瓦尼中尉带领一卡车警察，把姚奴兹家围得水泄不通。



（91）乔瓦尼中尉闯进屋里，气势汹汹地对姚奴兹说："你们家里窝藏了一个受伤的共产党员，快把人交出来！"姚奴兹很镇静地反驳："军官先生，我们这儿没有外人。"



（92）乔瓦尼勉强笑了笑，用肯定的口气说："听着，再说一遍，你们家里窝藏了一个共产党员，只要你交出来，就跟你没关系。"姚奴兹毫不动摇，大声回答："我也再跟你说一遍，军官先生，没有任何人躲在我们家里。"



（93）乔瓦尼气得脸色铁青。这时有个警察向他报告："我看见里屋有个缠着绷带的青年。"乔瓦尼正要带领警察往里冲，姚奴兹一步跳上台阶，顺手拿起一根粗木棍，用身子堵住了房门。



（94）乔瓦尼杀气腾腾地吆喝着:“滚开，要不我就开枪了!”姚奴兹巍然挺立，举着棍子强硬地回答:“开吧!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放你们过去!”



（95）警察象疯狗一样扑向姚奴兹。正在这危急关头，彼特里头上缠着绷带，突然出现在门口。他面无惧色，目光炯炯地说："船长，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投降的。不过，我要是再不出来，他们就会抓你们的。"



（96）妈妈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彼特里，惊讶得合不上嘴。维希普也给怔住了。沉着勇敢的姚奴兹唯恐他俩露出破绽，紧紧抓住她和维希普的手，两人这才平静下来。



（97）警察将彼特里作为追捕的对象抓走了。临走时，彼特里深情地看着爸爸说："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老人，他那被砍下的头……象活着一样在微笑。"说完，面带笑容，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门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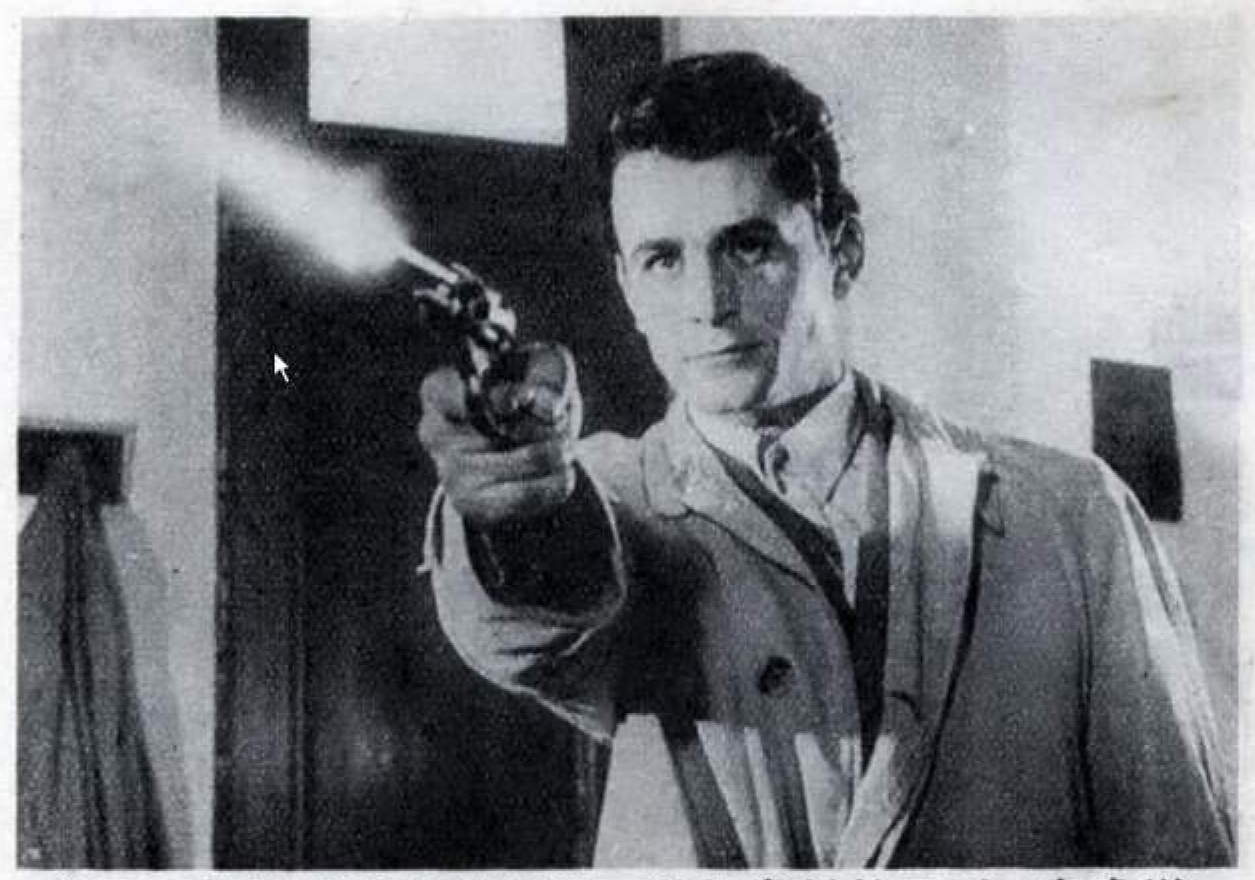
（98）法西斯警察的疯狂搜捕，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。迪尼和同志们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决定惩处特务勃鲁诺和赛力姆，给出卖祖国、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以应有的惩罚。



（99）过了几天，迪尼得到可靠情报：特务勃鲁诺一个人出现在罗马咖啡馆。机不可失，迪尼化装以后，同甘茨、乔治一起驾车出发。



（100）勃鲁诺正在埋头看报，迪尼轻轻推门进去，走到勃鲁诺面前，唰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枪对准他胸口，命令他举起手来。



(101) 阴险狡猾的勃鲁诺，举起发抖的双手，哀求说："我没干过坏事，我是个好人……"迪尼用仇恨的目光盯住他："你是个狗特务，我执行人民的决定，判处你死刑！""砰砰"两枪，勃鲁诺象死狗般倒了下去。




(102) 迪尼迅速跑下楼梯，跳上候在门外的马车，飞驰而去。



(103) 处决勃鲁诺以后，迪尼继续寻找赛力姆，可是没有找着。有一天，迪尼回到家里，只有小弟弟维希普生病躺在床上。迪尼问："赛力姆来过没有？"维希普厌恶地回答："自从出事以后，他再也不敢跨进家门了。"



（104）兄弟俩正亲切地交谈着。姚奴兹打鱼回来，他一眼看到了迪尼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喃喃地说："迪尼……迪尼回来了。"



（105）父子俩互相凝视着，然后又紧紧地拥抱。“孩子，你变得多了！当然，拿枪杆子的生活使得你显老了。”“爸爸，等打垮法西斯，你也会变得年轻的。”



(106) 阿尔巴尼亚革命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英勇顽强地抗击侵略者。前方胜利的喜讯，象长了翅膀，在群众中传播。



（107）意大利侵略者为了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，企图把关在监狱里的阿尔巴尼亚爱国者押到意大利去监禁。他们害怕中途遭到游击队的袭击，警察局长亲自布置提前行动，就在今天晚上偷偷把犯人押走。



（108） 迪尼、甘茨等人聚集在锯木厂的地下室里，围着收音机收听前方胜利的消息。姚奴兹忽然汗水涔涔地跑来说：“刚才沙卓打听到法西斯要在今晚就用卡车把被捕的同志送到塞克湾，准备到那里再上船运走。”



(109) 敌人提前行动的消息，使大家暗暗吃惊，纷纷想办法营救同志们。迪尼在喧嚷声中冷静地思考着：法西斯的汽车要经过老桥……嗯，就这样干！



(110) 他把作战计划和同志们商量。可是万一来不及炸桥怎么办？姚奴兹搔了搔脑袋，胸有成竹地说："有一条近路，孩子，我送你们从海上过去。"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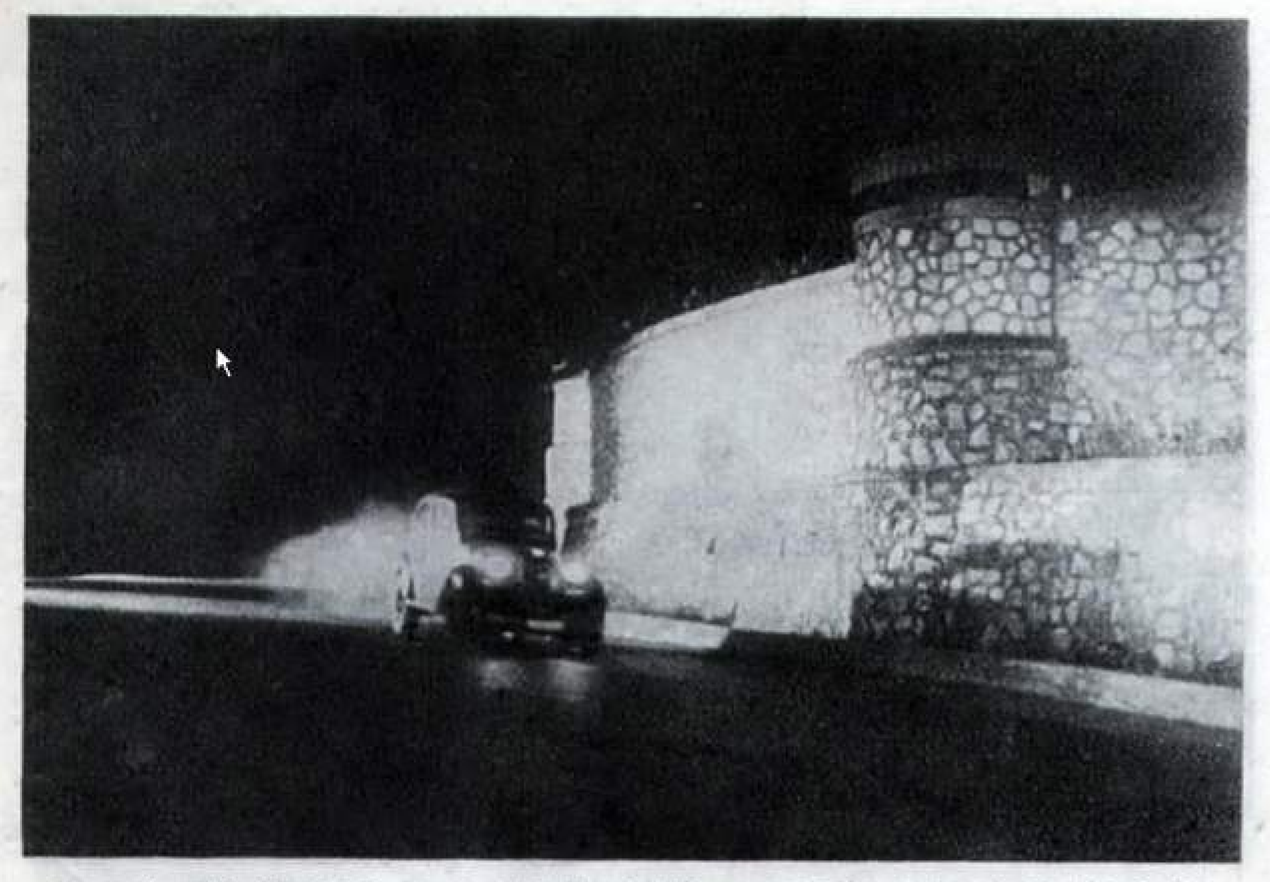
（111）晚上，敌人监狱内外戒备森严。施帕莉莎挽着一个女战友的手臂，在敌人的吆喝声中昂首挺胸走出牢房。



(112) 彼特里和其他战友在镣铐的哨啷声中，高唱着气势磅礴、庄严雄伟的《国际歌》，登上了有武装警察监押的卡车。



(113) 赛力姆在小汽车中烦躁地问乔瓦尼:“我不明白,为什么要你我陪着把犯人押走,我想,有一卡车警察也就足够了。”乔瓦尼耸耸肩:“我老觉得,勃鲁诺被暗杀后,你一直是胆战心惊的。”



（114）警察报告一切准备完毕，乔瓦尼中尉和赛力姆开着小汽车在前面引路，中间是押送共产党员的卡车，最后是一卡车警察压阵。



（115）在黑沉沉的海面上，姚奴兹他们拼命划着小船，快速前进。



(116) 突然，敌人巡洋舰上的探照灯照了过来。迪尼他们赶快趴下，胸口紧贴船舱，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，灯光扫了过去，姚奴兹坚定地说:“我们沿着海岸划过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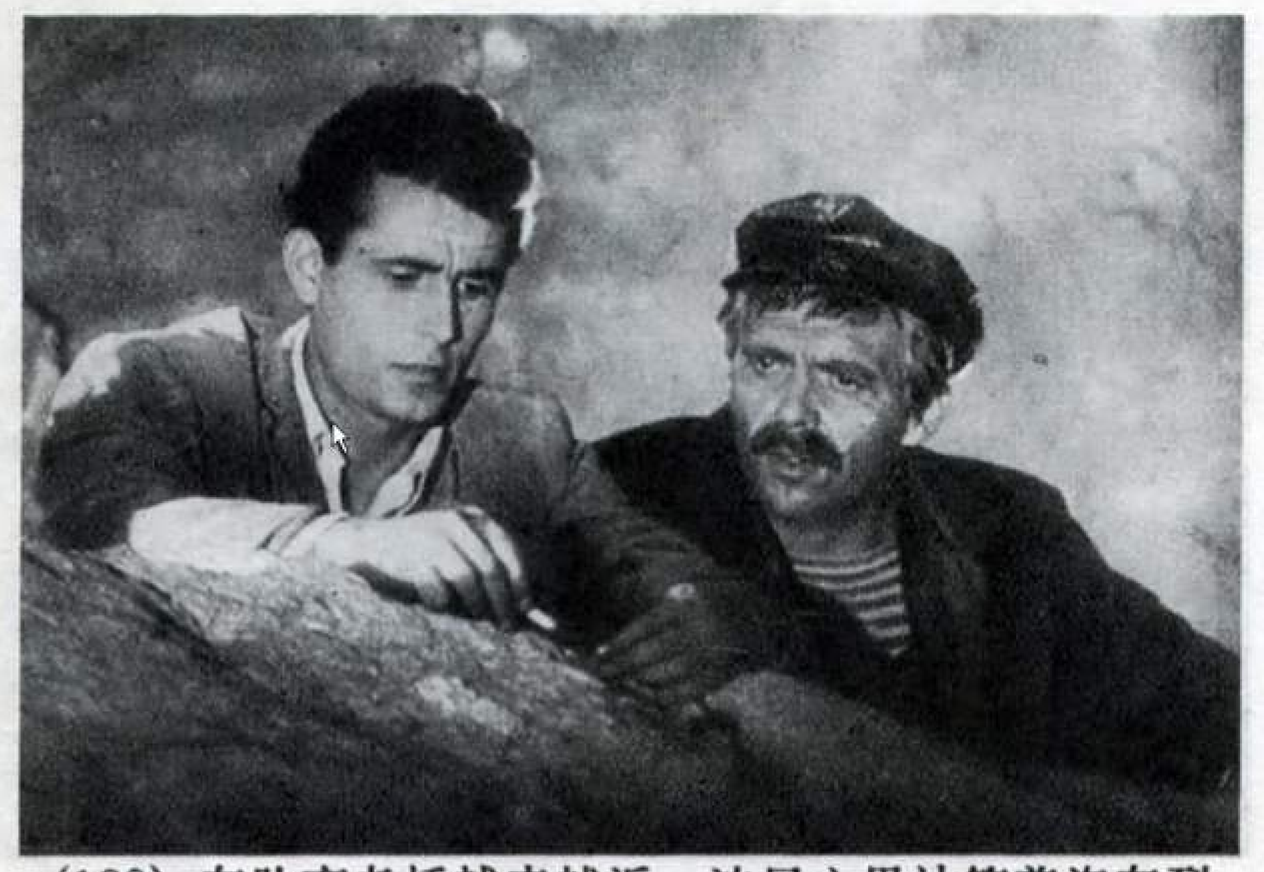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小船渐渐靠近岸边，大伙一个个纵身跳上岸去。迪尼敏捷地攀上峭壁，走过怪石嶙峋的小道，疾步走向老桥。



(118) 到了桥脚下，迪尼和马里克矫健地攀上桥墩，装好炸药，拉上导火索。



（119）然后，隐蔽在离老桥不远的山岗上。不一会儿，敌人的汽车在远处出现，茫茫的黑夜里闪烁着汽车的灯光。



（120）车队离老桥越来越近，迪尼心里计算着汽车到老桥的距离：五百米……四百米……只见他把烟头往导火索上一碰，一颗金色的火花在欢跳着，发出“丝丝”的响声。

（121）“轰隆”，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，炸药把老桥送上天空。乔瓦尼、赛力姆那辆小汽车刚开到桥头，来不及刹住，一下子栽进激流奔腾的深谷。





(122) 迪尼、姚奴兹从小山岗上站出来，扫视一下从水面上漂起来的血污和两顶法西斯警官帽，鄙视地说："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！"



（123）老桥出其不意地被炸毁，后面两辆卡车嘎然刹住。游击队对准最后那辆车扔了几颗手雷，暴雨般的子弹向敌人射去。

（124）法西斯警察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，他们在军官的监督下，利用卡车作掩护，拼命抵抗。





(125) 游击队员们怀着无比的仇恨，把子弹扫向敌人。敌人一片片倒下去，有个敌军官想从卡车底下爬出来溜走，迪尼“砰”的一枪，把他打翻在车轮下。



(126) 卡车上的同志们听到激烈的枪声，估计到是同志们来营救了。只听施帕莉莎一声喊打，同志们就用镣铐向看押的警察砸去。顿时，车上也展开了一场搏斗。



（127）没有几分钟，就把敌人全部歼灭了。迪尼和游击队员们登上关押同志们的卡车，帮他们砸碎身上的镣铐。同志们得救了！



（128）恢复自由的阿尔巴尼亚英雄儿女，和游击队员亲切地拥抱、亲吻。姚奴兹抚摩着施帕莉莎："孩子！你们受苦了！"施帕莉莎流着激动的眼泪说："为了祖国的独立、解放，我们就是牺牲也心甘情愿。"



(129) 迪尼在沸腾的人群中找到了彼特里。兄弟俩亲切地拥抱。彼特里微笑着问哥哥:“这回不再叫我回去了吧?”“不!你已经长大了,祖国需要你,你也早已投入我们党——我们伟大母亲的怀里了!”



（130）晨风吹散了黎明前的黑暗，东方露出了金色的曙光。山鹰之国的英雄儿女，沿着伟大领袖恩维尔·霍查同志指引的道路，高唱着战歌，奔赴新的战场。

## 海 岸 风 雷


根据阿尔巴尼亚同名影片选编

上海新闻出版系统"五·七"干校
《海岸风雷》连环画组编文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上海绍兴路五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开本 857×1048 1/64 印张 2 2/32
1973年9月第1版
1973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0,000,001—1,000,000

统一书号 8171·767
定价: 0.20元